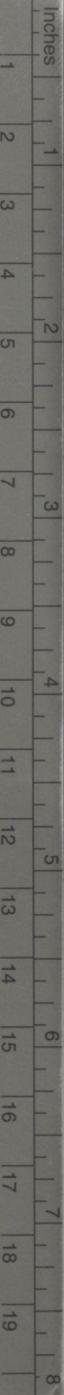




1953



唐文粹 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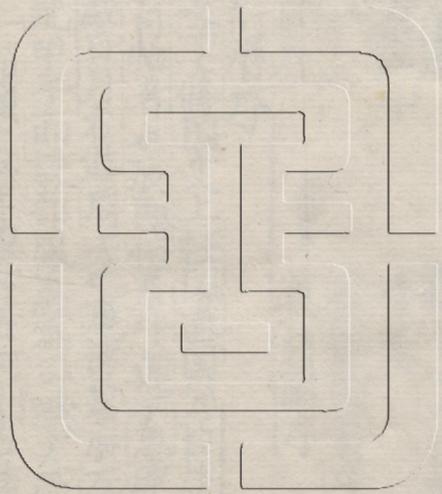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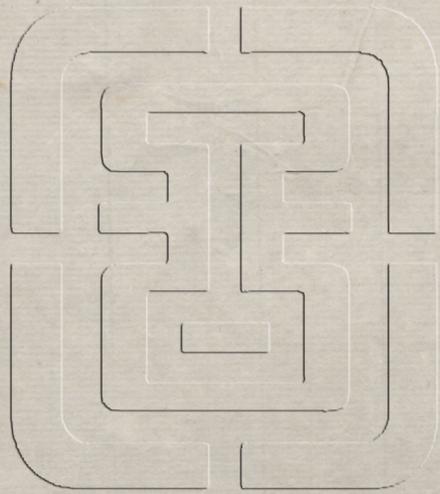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四

序丁慈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天如

大衍曆序

地誌圖序

脩養

導引圖序

觀石山人彈琴序

博奕

骰子選格序

序棊

鳥獸

師子贊序

鷦鷯圖贊序

八駿圖序

果實

荔枝圖序

大衍曆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李士修因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曆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昭朔相推而日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度替星辰互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設部鳳鳥為司曆人受職分二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二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有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眷徽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曆十有二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

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于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
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
揮於神筭大鈞不測之氣盡觀綏於天聰迺更審量度之短長覆
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朕躬糾五精之進退象大衍天地之數綜
八卦六爻之序一徹於文王也數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
與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復美四載奉章朝竟一公夕落臣說
奉詔金門成書冊府先有理曆陳景善筭趙昇首星象玄之言接
承轉籌之意因而編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經七章
二卷長執曆一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
卷所以貫三才周万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即聖人顧訪之
百標謹按者是曆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聖不啓復端之業非容
成道極不執歸餘之經據其圖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十
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黃之寶符木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
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極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
新曆伏望藏之青殿歸於紀言掌之太史頒於司曆制曰可

地誌圖序

口温

廣陵季該博達之士也季无不通尤好地理惠其書多門歷世淳
厚文詞雅淡季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
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若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
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於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隨
方以區別擬形容而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疑
羣山元氣剖判成于肇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約亦文化不出其
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跡
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方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
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尚夫聚米擬其
端倪畫地陳乎樓橈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空居薄
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聲納四海窻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
奔走殊方絕域幸意而至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具
宇宙之寥廓出還入幽冒不崇朝与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軌跡於
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自夫刪百代之弊綜群言之首繁

而不乱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李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觀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李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數人物之虛實撥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无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邠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賢覽齊墟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學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李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特无知音道不虛行幸地成圖聞天无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類息也其久徒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導引圖序

梁肅

氣之實乃物也感矣本乎夫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之以成古之善為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辭二則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張而翁道而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暢

於四支浹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明可以保神可以盡年之和之至也故岐伯得之為軒轅師廣成子得之千三百歲不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虛下及五霸後學得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計矣原其所出皆以岐伯為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久視之門力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期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迴或轉終日不倦每振振動肯瘳之際必善然響然用力甚勞而合於柔林之舞此又我之尤甚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實篇首俾博覽者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梁肅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聲全余嘗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凜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是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為而臻哉古之聰明

睿智其能爲乎余愀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夫人生無其節則亂故聖人道之天作樂以救之於是乎有五絃之琴以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爲五絃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剛柔復益其絃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既列復因而重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格聖人之能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爲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濩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十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般薦以配祖考肅相燕鸞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平且志氣揚達於動用使和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于歷代首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有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徽蓋謂是也周禮載雲和空桑龍明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爲之

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問曰古可所云與今之爲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衰歟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予紀其辭遂號爲序去

戲子選格序

序千里

古之敘班位列爵祿非獨以治萬民揔百事日用以別白賢不肖堯爲君舜爲相其下有共鯀焉成王爲君周公爲相其下有管蔡焉舜周公之責非幸也且也共鯀管蔡之放非不幸也且也故賢者宜進之雖已貴與其祿厚其爵不爲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賤奪其廩削其秩不爲歉由是人用自勵惡善去惡強弱自篤後代衰微升于上者不必賢沉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賢者知其善不足恃恥比肩而趨故賢者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果棄惟奮奮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無益

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又益無可奈何亦曰非人也命也亦是善不勸而惡不悛率曰賦諸公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誼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爾瑟夫斯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子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擊艇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箠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為尉掾而上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敏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為勞息萬物為一馬果如是吾令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為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公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寇叙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括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加人或瞬為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屢年之榮耶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為選格序

序茶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二弟游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全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賈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旁由是取一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栗焉憚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視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
 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不苞茅舉其大凡不
 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
 謂狻猊如鸞猫食虎豹令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
 力偉異得金精之剛為毛羣之特屹立不動而九牛相去眈視且
 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羣象孩撫能罷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
 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絆
 伏閉卑馴而為用鋒莫可當然五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
 歲時貢獻或殊琛寶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圍皆其
 觀禮若中國之贄獻也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之
 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為懷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
 得而稱也義異大犬豈勞乃公之訓美同亦豹何關韓侯之詩凡
 此皆以為之贊

鷹鷂圖贊序

前人

鳥之鷲者鷹鷂曰鷲鷂也名揚於尚父義見于詩鷂也迹隱於古

人史闕其載豈音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嘉生材無不出為所
 呼之然更所記不同者耶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
 悍體侔銛鋒顧視之間焯如也夫授以勁鬪意不羣飛資其利備
 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
 比義者以其嚴若到都飛若李廣委資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
 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鷲
 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
 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韉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
 知一禽之為用衆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躋其然工人圖其狀以
 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嘗養
 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八駿圖序

李觀

手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矯騰彪虎文騶
 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黃騶白義之屬也視
 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

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巖巖然言其真也實
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賦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
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
經去中國三萬里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為
之用歟何古書無其形歟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
于梁隋至余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於古
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
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為序以表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開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
丹夏熟乃木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冰
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
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
夏李賓之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
三日者云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四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五

序戊揆二十四首

著撰

大統紀序

三傳指要序

吳興姚

鉉

纂

西漢文類序

樂府古題序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元和辨謗略序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注孫子序

般若心經贊序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荆潭唱和集序

聯句詩序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愚谿詩序

大統紀序

陳鴻

敘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曆數正朔紀
乎帝也正氣為帝帝天號也統倫群生冠耀元符牢籠乾坤之精
彈堅山川之靈威武薄乎八紘文明光乎百代功格皇天名在祀
典以揖讓而登皇極者迺可言矣開曆垂統自始皇焚書為煙燼
史官廢紀失傳其本後代儒者鑿天地心曾造生人聞見故諸緯

書及皇甫謐譙周之徒得肆言上古之事恃無可驗竟開異說臣
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閑居遂志迺修
大紀三十卷正統年代隋甲子紀年書事條貫與廢舉王制之大
綱天地變裂星辰錯行與帝之理正后之亂畢書之通諷諭明勸
戒也七年書始就故絕筆於元和六年辛卯自太易至太昊年代
史傳無正說且書皇甫謐似是之言昔太昊氏迎日推策造甲子
臣以為天地立於水城於氣氣萌乃物昌甲而生生主寅帝首太
昊歲起攝提故書太昊首甲寅皇甫謐云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
又云子孫五十九姓傳世五萬餘歲又有循飛等九紀亦無定年
陶弘景云欲以數紀之生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笑矣臣非知古者
亦不敢強為發正自太昊至炎帝世曆無明文存首而已舜行天
子事八十年孔安國注云舜在位五十年二十而徵庸三十年在
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
一在徵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二十八載帝乃殂落堯二十八

年合入舜曆通言

在位八十一載堯在位七十二載即舜元年丙
黃帝元年癸未炎帝元年癸未以是推之伏子賤最可憑也諸家
載禹喪畢讓于啟啓賢諸侯歸之益避于箕山之陽禹之聖啓之
賢益之讓豈可廢而不明今以大唐元和六年太歲辛卯上推至
炎帝元年癸未凡二千六百九年自軒轅至夏殷約世本以文宣
王太史公堯典舜典商書夏書為實錄周秦以降則按本朝國史
春秋緯書云炎帝之孫帝臨至帝岡又有八代四百餘年據太史
公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今
臣依周易史記以黃帝代炎帝緯命曆敘又稱少昊子孫相承十
代四百餘年驗緯書起漢哀平間前代儒者好記異聞新進後學
耳目固不可驗皇甫謐劉伯莊皆以舜為戊寅年即位位在位二十
年遂使神農已來甲子相承錯謬按漢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
位五十陟方廼死通服堯喪三年禹崩啓未立使三年何繫令出

益三年成禹志且堯禪舜二十八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年為益之事可也大道之行以天下為家何必私三年於啓或云有窮伊尹周公共和如何當夏后相不悞于夏家拜為相臣暴相自立后相奔死商亡況又殺拜自立少康長迺復夏政自是之後備見於諸家年曆云

三傳指要序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為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顧乎其粹者也軻常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關後生者耶抑守文持論敗績失據者之過耶次及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撫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績者矣既傳生于經亦所以緯于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願蒙啟會三家必當之言列于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與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

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始乎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古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曆古今史記迄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襲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隨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傑裂摺撫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成得從其條貫本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琬璫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

宗直也故刪取其序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已降則湯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固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王自三千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閒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決于漢氏與之相准於是其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又詩箴詩行誄吟題怨歡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實吉凶苦樂之際在

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老莫不由之雜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吐者爲謳謠備曲度者摠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蕃樂者往往未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府等題除鏡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不簡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知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秦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冷操齊犢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已明矣况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調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俗襲古題鳴和重復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勝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馬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蓋皆即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

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迷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中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持書別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因家止沐軍輸捉捕請先蠲蠶蠶類是也劉本士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無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斤去其後莫能徵求貞元和開天禍仍遺自崇豐至于豐陵不能周感司空杜公由大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餘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君瑒以大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士因山之制上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

終芳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前載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采取其所判定及奏復于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蓋植以篤學用而謀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儀封禪祠部公以禮成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禮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安源遠乎哉瑾字豐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元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示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游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因益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

妖祥之一氣祥氣降則為豐為茂妖氣降則為凶為災君臣立而
卑高隔矣至於鬼神明之與詢獻納之辭在實乎邪正之一說正
言勝則為忠為讜邪言勝則為譏為諛故詩云善兮斐兮成是具
錦刺其組紕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
之蠹政也蓋謂以信而詐以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
聽豈止鵝鳩彫弄意以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自中祖外道偏則
刑勤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豈覽前聞緬思近古招賢容譴遠度
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
洽文明謨猷博訪於搢紳旌賞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
制治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孤楚等上
自周漢下洎隋朝宋史籍之忠賢罹讒謫之事迹敘瑕璣之本末
紀謠諑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一卷昔虞舜有聖讒之命我皇修
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宮退日昊之政別殿備乙
夜之觀則聖憲先辨謗何由與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今之時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生內外雜篇以向郭舊注未盡采
其旨乃為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三
篇指要以明之蓋弘道以周物闡幽以致用內外相濟始終相發
其文約其旨明曩如珠貫綫若冰釋既而以予嘗所斷斷嚮俾敘而
辨之云道之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內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
以真是非汎然順物內外借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為道
者如此泊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相刃相刺狗乎無
涯氣耗乎名聲聲之域心闢於彼是之境陳蠹滑滑割熱中厥懼力
不足而羣奔奔馳馳莊生哀其如是乃退廣柱下之說弛張變化未
始離乎道用虛靜恬淡無為無事焉故其言帝王撫世也則曰靜
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其言君子行道也則曰時命大行乎則
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寧極寧乎欲則曰休影息迹達乎生則
曰外形委蛇其放言大觀也則齊彭殤一堯舜等周公於後担比
大舜於身或至大適以為累或至細乃牽乎用斯豈窮鄉一曲
者所能通故有內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歸也行之者

視其分隨其久而揭厲之則為家為邦為仁為智游之冰之目漸
漬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曠躁者靜循之而愈照真多而
愈妙嚮德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此而已矣隱居名九垓別
號渾淪子老於是學編遊名山無常居不粒食與士不鳥獸同其
外而中明也如魯向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顏
成子南榮楚之徒歟予樞衣於君實所辱命粗學莊生之賦直書
隱居之志以紆予篇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天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
按聽訟械繫罪人皆死于帝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撼其城郭
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答之
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答也大而難制用力多
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滂流
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
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

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
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
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天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
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
有曰即學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
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
之士不敢言兵或取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穢暴異人人自不比
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
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子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
王翦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在虞翻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
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
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
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

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具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園二三十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死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立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如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必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王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存取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筆苟有賊滅真卿大夫之慮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二篇自武死後凡十歲將其者有成者有敗者勸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著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

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比日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刻持違違者負致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詳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不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常知君子曰必居其位可也

般若心經發序

張說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二乘歸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真工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一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與慧

俱空中法入此明者為明門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波若者其熟能證於此乎祕書少監駙馬都尉榮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通揮灑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貝坊塔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減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碑石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禪師集禪源諸詮為禪藏而都敘之林曰未曾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開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淨心演性相之別法馬龍二十百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稟天台專依正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數千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契不得一同雖俱為證悟之門盡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致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方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

等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前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捭盤釵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老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頓伸以乳之柔而以誘之乳而藥之憂性命之天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揮而散之悲關淨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暗盡除順佛心而橫旦大悲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幸祕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中亦以融為一味但味者不覺故涅槃經云如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

發頭露清淨無翳患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方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摠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嗚呼後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能如是則可以報主峯大師劬勞之德矣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又至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驪喻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騷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人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揚公領湖之南懷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並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章布單閭顯領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若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予之言是也

告於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聯句詩序

呂溫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潘陽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世晨昏之外靖專一室顧我者惟茂直而已以為切磋蓋常事討論有宴息導志氣徒然起憤議時世予欲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思永夜高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况若有得或煙雨如晦緬懷所思不然何以節宣慘寄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乃因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鳴玉蕃韻諧律同聲相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猶聚壑合注爰為大川羣山出雲混成一氣朗宣五色微闡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茲矣茂直命余序述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立之監鯨

崔吏部衡六部同寮駱尉日宿天長寺上方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建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雲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群以此以觀清河崔魏仁河東儒從周於是

之書貞元初同為渭南尉聯會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旋歸
稅駕於斯國門勝既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為咽喉外
煩埃壘中子悶曠書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鐘磬深夜之月露
耽聽寂寞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絲應和孔翠翔
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為左右補闕從周以事官入為翰林學士處
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既而處仁西垣即其從周復以外郎掌誥
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即真儀堂責舉實為之代元和三年
秋處仁為吏部侍郎從周為兵部侍郎重九休濟聯轡道舊亦懷
曩為二紀于茲慮屋壁之際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為
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闕達入倫龜玉更為王楊迭為田蘇便蕃
清近煇赫章大其為蘇為曠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
所舒英華之所擴其淵鵠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為諫官同掌
書命相繼典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奉敬叨益
者之數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既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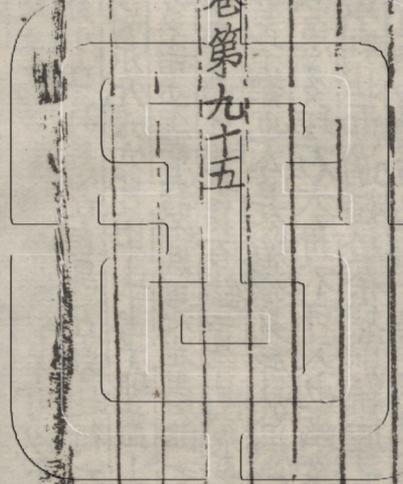
愚谿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常居也故姓是谿為
冉谿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谿余以愚觸罪謫瀟
水上愛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
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
谿愚谿之上買小丘為愚心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
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一出也合流屈曲而
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
愚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日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
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谿猶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
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坳石大舟不可入也幽室淺狹蛟龍不屑不
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舜武子
知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
皆不得為真愚今余漕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
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谿余得專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
善鑿萬類清瑩天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

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歎滌万物牢籠自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詞歌愚谿則浩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五



文粹卷第九十六

序已 籍記附 摠二十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 燕籍 蘇源明 秋夜小洞庭離燕序 蘇源明

刻蘇公太守一文記 李孤 柳柳溪迷序 獨孤及

泛郎官湖詩序 李白 裴胃先宅燕集賦詩序 獨孤及

冬夜讌蕭十文詩序 息夫牧 游大林寺序 白居易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翫月詩序 歐陽詹

送陸欽州序 韓愈 送劉太真詩序 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雲母泉詩序 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李白

小洞庭五太守 燕籍 蘇源明

天寶十一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漢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陵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

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
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盛東阿歸我陽谷隸濮陽役均三邦
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于
我書真閭闔百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与自總
連率實惟澄清命爲官湖城主溥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
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繕姑以爲別若夫階抱孤嶠軒飛慶潭
阻殘暑於重林遠高秋於絕壑其盤何有騰鹿瞻羊其組何有燔
兔膾魴李下彫籠冰之以寒水瓜剖銚刃巾之以疎絺禮交手上
當世高賢之相元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
一人之富有而群后之緝熙也司士危舟以待司功設以告敵
饌更服陳羞熟籩自回源起廣消左拂蠶尾右遺吾山倒岷岫於
波際指采岑於林缺移搖嶺豁頤眇虛曠大暉苗裔可記任宿伯
禹山川空流濟汶所遇多感感率爲歡嬉態目成以留客嬌容色
授以勸酒繁絳練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條然同引既醉源明以
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字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字方舟兮

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徑仍瀾社兮緬以沒重崑轉兮超以忽馮
夷蛟兮護輕撓蛟龍仔兮落增潮伯中胡兮澹而閑並曲淑兮悵
而還適子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藂子思尚君子兮壽敬身承明
主兮憂斯人歌闕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公河而或躍
茲官吏交次而不易彼人庶宗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故字渦泊
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譙云爾

秋夜小洞庭雜詩序

蘇源明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表廣載酒于回源亭明
日遂行及夜留譙會莊子若訥過歸莒相里子同禱過如魏陽穀
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座皆故人也徹饌新鑄移方舟中有宿
鼓有文簧濟上孀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
庭遲夷傍隍趾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秋焉合引渚魚驚或
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莽條運川后
禮兮扈子橈橫增沃兮蓬遷延川后福兮易子舩月澄疑兮明空
波星磊落兮取秋河夜旣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闌表

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胃米廩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
四二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三四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
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
罪也乃志為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大和五年春三月充海節度副使李員外虞致本府書幣修好干
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謀籍及序二首見
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為之考尋圖謀詢訪耆老自五
六日至于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渴泊依稀髣髴者從天寶十
二載而下及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大守
會集讌游之所形於文字罔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披武
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為此州故事非夫恩
澤之外四紀有餘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銛鋒摩刃以戰鬪為
務惟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髣髴者
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為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

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 秋七月二十七日
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
縣公令狐楚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召
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竒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醴其
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
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邸而為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
故長夫溪名曰瑯琊他日賦八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
曆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
不利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奇公潤色之疏為迴
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靈溪不羨數丈趣伴江海知足
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皚皚涌湍潺湲洞壑無底雲興其間仲春氣
至萬木華發豆陵被坂吐火噴雪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
乘輿從公公薦觴酒酣氣振溪水為主而身為賓捨瑟詠歌同風

舞雩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轡徐驅石門松風聲類笙
竿鳴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浹峴山寂寞千祀
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繫公其記後之聆清風而歎
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李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
牧杜公漢陽宰王公鷓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夜永月
朗清光可掇張公以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
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為我標之嘉名以傳
不朽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
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為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
山共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
為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滅名共此山俱

仲春裴曾先宅讌集賦詩序

詩附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肴醴清酌命高東裴冀
榮陽鄭哀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滿舉白者自午及子促席
于花陰賦詩于月波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子春
服既成思欲脩好拜明巽勝卜書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
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篠芳草數步落花滿席中
和子冠烏紗帽相與其路嗚嗚傲脫相視稱觴乎其間趣在酒中
判為酩酊之客家本秦也能無嗚呼之聲其詩曰

上天垂光兮興字以青春今日何且兮共此良辰與君觸濁醪而
藉落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養淹留以醉止孰去含意而未申歌
數闋裴則弁慢罵曰百年歡會解於別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
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為連珠以志此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段郭二子西上詩序

息夫牧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祿之生而不教
不可立也教而不成不可祿也故師勉乎教而學者勵乎已已立
學成而會友以講之以伯魚趨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於是

乎在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領上二賢將馳會府
皆適茲土夜馭放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樞衣請
益始敦詩以閱禮終講信而脩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於身頃夫
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之徒半紀間接武鳴躍實夫子訓之導
之斯至也令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鏖羽觀光王庭俯拾地
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鶴鶴林寒氣愆至月落西戶夜將向晨座隅謙
謙畢醉温克則知孔門宴饒異於他日二子終身識之夫子以
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鳴琴亦以釋化離之怨焉小子
不敏忝居門人之未敢不敬書其事云

有琴斯鳴子罕之庭君子益止其心孔平政既告成德以永貞鳴
琴有術子頰之畔彼之才豈其年未冠聞詩聞禮斐兮璨兮鳴琴
其怡于頰之湄二子翰飛言笑京師有爵者桂載攀其枝琴既鳴
矣宵既清矣烘爐有燁酒醴惟自噴我寤嘆吁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

復范陽張特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
皇息茲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
頂登香炉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
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
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間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
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絕句去人間四月芳
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
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二人名姓文句因
與集虛輩歎曰此地實匡廬簡第二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
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
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石鼎聯句詩序

詩附

韓愈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弥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
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
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亦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

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拍
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之能與我賦此子劉往見衡湘間人說去年
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
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
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
乎即袖手竦肩荷北轡謂劉曰吾不能世俗書弟子為我書吾句
因高吟曰龍頭縮菌素豕腹脹膨臍初不似經意詩自有似讖喜
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喜喜思益若務欲默蓋
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態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
也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
而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喜夜益三更二子因起謝曰尊師非
世人能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鼻曰不然章
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書四十字為八句既止
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
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

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
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
已先生稱吾不能人間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
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主倚檣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
失色不敢喘斯須須擊鼓襲襲二子亦困睡及覺日已出驚顧覓道
士不見即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
父不返即出覓之無有見矣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遂詣余言
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常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妙匠斲山骨剝中事前兼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

縮菌素豕腹脹膨臍外包乾解文中有暗浪濤師服在冷安

自足遭禁意彌真喜謬當雷鼎鼎間安使水火爭明大若烈士膽

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天下與鏡面喜秋瓜未落帶凍芽

疆抽萌明一塊元氣間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

袍清喜方當紅鑪煉益見小器盈明瞬睨無刃跡圓圓類天成

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為狐髻釋明

或訝短星銚又似無足鐙師服可惜寒食遊擲在路傍坑喜何當
出灰地無計離瓶瓶髮亦明陋質荷斟酌彼中貴提擎師服豈能煮
仙藥但末汚羊羹喜形摸婦女笑量度兒童輕亦明徒爾堅重性
不過井合盛師服仍似廢穀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窺微作
蒼蠅鳴亦明以茲灑溢懋實負在使誠師服常居顧盼地敢有漏
泄情喜空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亦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
師服迴旋但兀兀開合唯鏗鏗喜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各豈比
俎豆古不為手所播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明願君莫嘲誚此物
方施行四韻並是亦明作也

翫月詩序詩附

歐陽詹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眺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十
二年歐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
陽邵楚裴濟南林蘊潁川陳諤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
之居修厥翫事月之為翫冬則繁霜大寒夏則蒸燄天熱靈蔽月
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乎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

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
况埃壒不流大空悠悠嬋娟徘徊博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骨
與之陳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為翫
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之作翫月詩六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皎孤疑
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灑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颺佐浮涼
清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
願勿沈西方

送陸欽州詩序詩附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同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庭夙夜之賢
都邑游居之良齋空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
由部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官使
之所察欽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
較然矣如是而齋空涕洟以為不當去者何也蓋陸君之道行乎
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或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

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泚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翔翔兮歟此大惠施
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
有詔

送劉太真詩序附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余
焉無犯與隱義斯會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余猶父歎其至歟今吾
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賈豈盧異之後比歲舉進
士登科各與實皆相望騰迂凡數年其他自京畿太學踰于淮泗
行束脩已上而未及門者亦六倍之余弗敏曷云當學而莫之讓
蓋有學微往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荷爾之所以求我之所
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微辨說撫文字以翫夫談端輕破詞
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
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苟夫儷偶放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
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者或不然於戲彼以我

爲僻爾以我爲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哉問而放教
而從從而遠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竊其一矣然夫德
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
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也吾嘗謂門
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淑問
休闢爲時之冠夾旬有詔俾徵典校秘書且馳傳寵首領元戎書
記之事四牡駢駢薄言旋歸聲動日下決於寰外而太真元昆前
已甲科未始間歲翩其連舉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迴棹有
洛告歸江表姑兮吧兮歡旣萃矣兄矣弟矣榮斯繼矣措紳之徒
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光乎親路極致於人倫
者矣上京餞別庭鷺望歸從古已來未之聞也余羈宦此都色斯
云舉彼吳之兵曾是昔遊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
揚爾思不及黠然以泣先師孝悌謹信泛愛親仁餘力學文之訓爾
其志之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真初會於茲余之門人有柳
井前是一歲亦嘗觀茲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井也有尹之敏

劉之工其少目疾故莫之逮太真亦嘗曰何敢望井井與真難乎其相奪矣緬彼江陰京阜是臨言念二子從予于此爾去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饒者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脩揚于王庭允焯其伏舟既歸止人亦榮止兄榮止兄弟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宴喜于岵于吧彼逝惟帆匪風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于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櫛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來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震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莊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何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趨趨口將出而囁囁處織巧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維子之棟盤之泉可濯可相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縹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方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何禁不祥飲則食方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

於漢流於晉彌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脂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癢而足蹙耳聾而目瞑於是攻剋之術用焉禳禱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意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之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謀必覆信崩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疆用廢井田則豪窳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幣則聚斂之臣昇矣務勝下則培剋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敵為怨俗於是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誅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其本衰

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瘕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將奮而思聞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群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傑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剪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鏤絳繒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崩釋氏中其徒且數萬之民隸具其居容兒於土木者沈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駟走天下察敢隱匿者梟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已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躰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警辯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

我聞其師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第往來購釋氏遺文以惠相
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
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蘊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剩者又命
講可以補繕缺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
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嘻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
我君洞整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識
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
之勤德及遠人爲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
湘川信信兮俗曠且很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繫釋氏兮易暴使
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狖騰擊兮雲樹
靡靡月沈淵兮煙暝山檣席卷兮樽牀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
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日晷晷松覆秋亭兮蘭被春曉上人去兮
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送小雞山樵人序 詩附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皆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

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天林木率生小櫟樸檉皆薪
材直吳之饜此爲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爲書畫疆互受相授
自家至蘇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
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鮫葷十斛新然後已四時賓
祭沐浴澆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
者曰顧及小雞之樵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多流將絕八月暴雨
而巨擘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新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
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效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
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爲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矣曰吾年
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游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管粟不
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
聲聞於天不得非專地者之欺其乎吾有丈夫五人諸孫亦有丁
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
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
買名爲微乎今子一場龜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

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子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船兮利其斧輸真薪兮勿予侮田子登兮穀予度突晨煙兮蓬縷縷忽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撫汝

雲母泉詩序 詩附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中引流分渠周迴庭宇發源如乳漣木爪如溷漿烹茶裨蒸灌園澆齒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墻階道路烟烟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雲母無癖痼亦搔之疾華深樂之賴川陳公天賢中與華同為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符投替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不至華沂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百八相顧屬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故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

微波一聞後聲不覺泣下况支離多病年甫始衰願餌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藝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

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石窻具品精洞徹淨金界富緣流玉英澤藥滋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眉壽食和皆體平瓊漿駐容髮甘露瑩心靈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願言構蓬華荷鍾引冷冷訪道出人世招旣辰福庭此心不能已瘖瘖見吾兄曾結頽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蛇豕尚縱橫江漢阻携丰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後帝巴丘成月一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曾友生雲泉不可忘何日趁躬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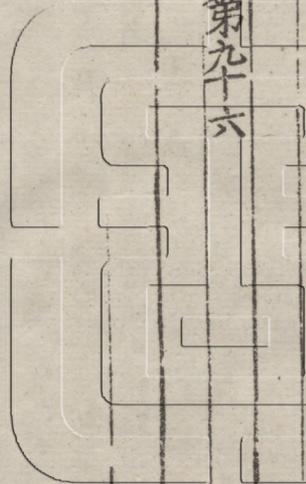
贈高山焦鍊師詩序 詩附

李白

高山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播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洒翰遇贈云

三室倚碧天
三花明綠烟
中有蓬萊客
宛疑麻姑僊
道在喧莫染
跡高想已遷
時食金蟻藥
屢讀青苔篇
八極恣遊憩
九垓長周旋
下瓢酌潁水
舞鶴來伊川
遂歸空山上
獨拂秋霞眠
蘿月掛朝鏡
松風鳴夜絃
潛光隱嵩丘
鍊魄棲霞幄
雲裳何歲製
羽駕轉綿邈
願同西王母
下顧東方朔
紫書儻可傳
銘骨誓相學

文粹卷第九十六



文粹卷第九十七

序庚摠二十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錫宴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蘇晉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張九齡

讌集

泉州席史君讌秀十於東湖亭序歐陽詹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讌集序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讌集序潘炎

讌集章庶子宅序顧況

蓬池樓飲序蕭穎士

兩省遺補補葺章司戶南亭序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符載

魯山令李胃讌容吏序歐陽詹

始得西山讌遊序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蕭穎士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李白

春日讌諸從弟桃花園序李白

遊雲門序 梁肅

序飲 柳宗元

序白紵元輿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惟聖寶賢以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成功錫以元吉咨日子朔擇時于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群屬揖庶寮禮官辨章掌舍陳次工備侑饗獻酬六卿拜下以成儀三事自天而來賀秩秩賓序暉暉旌豔王綰垂文南風和雅頌之變金瓯降醴垂天光飫酌之宜宰德貞和盡莊敬具瞻之範群情尚洽預周旋宴語之歡方將一心天工戮力帝載寢黑山之析苞青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救東日詠魚藻歲陳由庚頤敷趙之年留嘗陽之景爰命在宴乃審載歌

李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盛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臯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雨蕩周召之風百辟形金石之詠者也

碧流日暖南山雪發百獻之冰辰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咸里池臺就脩竹而開宴泉調御府味給天厨仙倡有樂中貴督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璿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場文不違顏於咫尺夔龍伊呂共接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者豈深思勝殘去殺素百年之至仁推曆按圖啓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擊壤之歡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邱平臺城煙屢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酒途夏如欣會玩峯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擬送江鳧舡迎海鶴魚龍九劔曼延揮霍鸞鳳鳴簫鼓陳申錫開於百籟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塘醪醴飲丘壑并急管於元筭醉湛因以取樂群公賦詩俾僕題序長卿稍湯見含毫之轉運子雲壯夫見離蟲之都發敢憚鄙詞之訥澀恐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詩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

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
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譙在茲忠臣嘉
賓得盡之所聰明文思有光彼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甚即
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為候彼神人事雖前載傳于方士言固不經
遂改爲集賢去華務實日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
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郎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
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
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疊頒飾厨之膳食以樂侑人思德飽
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講
職在焉或稷禹大賢或蔚雲諸彦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
家爲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感可賦詩以光鴻烈

泉州刺史君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薦
之于闕下古者相觀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
曲爲用鮮或克兼 諸侯升後造於天子遣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

則享禮也載肉玄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泆酒不
使飲則權不上交方欲激邪俗於流醜致王人乎德行而賢者仁
未伊決才者歡未我交其若與與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
既修乃加之以宴餚移已膳醴出家醞來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
軒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則桑梓之禮執賓主
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筭而儀形有
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爲技非其親懿則其閭里
皆內訟而哲遷善焉於誠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
門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王化民
之辛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
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
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
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
棠類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參和潁川陳詡邑人濟陽蔡
沼佐贊成事亦獻雜章小子公之昨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捧豆

伺徹時在公之側觀衆君子之從遂作卜商之後書其旨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歡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為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黻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荷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鍾鼓退於彤庭櫻辰揮地右班劍駢六騎書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夫逍遙谷焉神皇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文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其棟水環於室灑陵下連平萊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屬巔檻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聖嶺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勾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衡阜超忽駭御延行於叢薄瓊王

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罇以大壘烹用五鼎水器擁腫即天姿以為飾沼毛蘋藪紫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輟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煙露日在蒙汜群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為伍是義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夏有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充訖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嘗謂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

潘炎

文昌貴臣新受礪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逶迤而退則展慶賀之禮下舍之閑則懷宴語之好所以歡僚友宜寵光敵者易親歡焉而至是以蕭公膺納言之職路公徵賀遷之會洎冢宰司笈作者三人國老如填篲之和陽春屬星鳥之序欣榮相合辰當美景形制所選地從主人窮土木之幽尋荒栢亭之奇構賓主有禮百酒以柔之清言以發之庖盈而不侈筵肆而不雜狎而不躓酣而不

流有太平君子之光見可久賢人之德風調日暖煙靄無陰松茂
草滋泉石通氣鶯出幽而初轉花合愁而將歸外物獻美中懷有
融高興格于丹青餘思垂乎清晝四座相顧請予所尊悅題賦詩
無忘盛集

讌集享庶子宅序

顧况

昔維下邳中蘭亭明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蓋一方耳今席有芳
樽庭有嘉木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群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
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讌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
蕩孟夏恢台之交

蓬池榭飲序

蕭穎士

袞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樵芳蘭臨清川
乘和獨索用微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祭燕宵之樂江右宋
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爵為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隆
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歡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
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

多暇率府尉佐吏二三賓客帳飲於蓬池備拔除之禮也梁有蓬
池上矣前迄潞潁右匯郭邑渺瀰淪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
景從其左則遙原繁屬崇崗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為臺亭
登眺斯在爾乃郡曹煩縈以給贊縣吏領徒而脩頓先夕以定議
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卯出平北楸辰濟乎南
川匪疾匪閑翼翼聞闐以稅駕于東焉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
芳羞緩舞清調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飲于已酣于
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驟息日入而未闕陶陶乎有以表勝境
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
成則詠歌敷之邇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補遺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德孰獻其
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據懷致館灞陵南望曲江左轉登一
級而鄩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疑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
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親當獸豕膳夫交馳屢奏鮮食夫含德之

厚與時偕化拂衣爲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東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何執轡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勒徒有次舍可以求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嘿矣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負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爲大和爲聰明爲英才爲絕藝自肇有生人至于吾齊不得則已得之必騰凌夙絕獨立今古用雖小大其神一貫尚書祠部郎張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壽之妙則天地之秀鍾聚于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觀者也居無何謫官爲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從容太府士君子由是往往獲其寶焉荊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字深源洎令弟曰灞曰潤曰淮皆以文行穎耀當世故含藻蘊奇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九月深源陳讌宇下華軒沉沉鐔組靜嘉庭管弄齊景踈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歛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攜奇蹤主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

立注視而觀之負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雷激空驚颺戾天摧挫軒掌爲霍傲列星飛異噴擦掌如裂離合情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皴石嶸嶸水湛湛雲動影投筆而起爲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乎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具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冲漠與神爲徒若付短長於盜度筭矧出於陋目疑觚毳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于齒牙間哉於戲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內史之筆札負外之松石使其附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於玄悟不得之於糟粕衆君子以爲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羞前人命鄙夫有叙諸公得揮其宏耳

魯山令李甫三月三日宴寮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以酒食出於野曰饌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

之楔飲賜群臣大宴登高臨川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
自宴其容屬貞元十二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
令趙郡李冑恭國合宴于縣南洪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
惠而期合歡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况食在充腹不
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
珍竭千鍾彊發揚課然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歡之意歟於是首設
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為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
自己命以為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昔年有德者
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謠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激
乎中章乎形容發發慷慨與習而為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
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之者請以其鮮啐濁嘗漉浮泛漪
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
父兄弟第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此
即旅遊之子實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兩恐他
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歡樂

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叙之

始得西山譙遊序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
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處不到到則披草而坐
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
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
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
湘江緣冉溪斫榛莽焚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
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岒然窪然若垤若
丘陵寸千里攢蹙感稟積莫得翫隱繁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至如
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同培塿為類悠悠乎將灑氣以俱而莫得
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矧觴滿酌頽然就醉不
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知歸心疑形釋
與萬化真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序以志
是歲元和四年也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頴士

昔建安中魏文為王太子與朋友諸彦有南皮之遊颺鳴葭浮甘
瓜清泉齋論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
之歡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既
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
徐君洎英偉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歡豪傑
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帟勝清波紅粧屢舞醪醕徐進管絲迎風
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
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閨塞崇峯崑池清冷
閩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
云爾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
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
於閣上漸出軒戶還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

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死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
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搜乎需臚與白雲老兄俱莫
負古人也

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
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
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
獨斬康樂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境益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
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遊雲門序

梁肅

上德以汗漫為友無江海而閑其次則仁智相從有水為樂故台
志同方賢者有采桑之隱遊道同趣吾徒有雲門之會其造適一
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誼命我友相與探玉筍上會稽然後沂若
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脫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遐奧於是捨舟清
瀾反策閑原遞香靄而歷嶺嶺入深翠以低迴環遂至雲門觀其

群山疊翠秦望拔起五峯巉巉列壑沉沉上摩碧落旁湧金界其
下則百泉會流蒼蒼為澄潭涵虛鏡徹鳴瀨王漱泠泠之聲與地籟
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耽聽不足則凝思冥息悅焉疑諸天
樓觀列坐歎步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動步真境靜聆法音合
漆園一指之論詣淨名無住之本萬累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為
弱喪輕世界於秦葉蓋道由境深理自外贊大故也昔之遠公紀廬
山謝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賤雲山羞乃各為
詩以誌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霞舉約會未至亦
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
飲者雖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今日當飲者
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沃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
過至不飲者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
泊若舞若躍速者遲者住者眾皆據石注視權抔以助其勢突然

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養生高南者其投之也
一洄一止一沈獨一飲眾乃大笑惟甚余病不能飲酒至是醉
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指讓酬
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吐號曼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袒袒裼
以為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為和者有促數亂以爲密者
今則舉豈是焉故希百拜而禮無吐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
而和去亂然而密簡而同肆而恭銜銜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
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序白

舒元興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雪終日玉花攪空舞下散地子與友生喜
之因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門門高出絕巖埃宜
寫目及抱今之日盡得雪境惟長安高我不與並日既夕為寺僧
道深所留遂引入堂中初夜有皓彩入室室中人咸謂雪光射來
復開門偶立見迥雲駁盡太虛真氣如帳碧玉有月一輪其大如
盤色如銀疑照東方轉碧玉上征不見轍迹至乙夜帖懸天心予

喜方雪而望舒復至乃與友生出大門恣視真蔚然南開千壘屏
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山驪巒翠巒含光北朝天宮宮中有
崇闕洪觀如蒼珪疊露出空橫虛此時定自周且謂六合八極作
我虛室峨峨帝城白玉之京覺我五藏出濯清光中俗埃落地塗
然寒膠望然鮮著徹入骨肉衆骸躍舉若生羽翎與神仙人遊雲
天汗漫之上冲然而不知其足由蹋寺地身由永世名二子相
視亦不知嚮之從何而來今之從何而逝不諱言不謹聲復根還
始認得真性非天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耶且冬之時
疑溼有之矣若求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真某以其寡
不易會而三者俱曰故序之耳

文粹卷第九十七

文粹卷第九十八

序辛 惣二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餞別錢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 蕭昕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餞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送陳即將歸衡嶽序 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崔羣序 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 李白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送王填秀才序 韓愈

送王榮序 陳黯

送符載歸蜀省親序 崔羣

送族叔揚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送從姪嵩遊廬山序 李白

送族弟旭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別中嶽三真人序 陳子昂

送薛處士序 杜牧

別中嶽三真人序 陳子昂

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送林公歸衡嶽序 李白

送靈澈上人歸沃州序 權德輿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錢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憲綏蠻貊刑齊僭夏其儀尚矣
天子道穆二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授教將以靜流服度藩
畿削揮凌暴昭蘇寡弱乃命元宰兵部尚書燕公專節朔方授律
群帥涉河之外距關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閭也公智以開物精以
造微文為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威廢登庶丑王獸載寧三宅台
衡帝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隨茂次年仲臯
貞閨拜手東洛馳驅北關備官而行成法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
星火殷宵伯趙鳴而戒陰爽鳩習而揚武賦可以升高遠望詩可
以出宿錢行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藩錫丕章賦別
御札題殿副衣勉披績之誠兼畫喻投膠之旨崖籟以將其貺筆
硯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觀侍中安陽公以仁幹國中書令
河東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計謨景服慕采微之興悵伐木之朋
詢彼之師卜茲郊恢鼎門右轉岐路傍分當關塞之斷山接葦林

之高樹暮人宿設重帟雲平大官雍食舉百羞霞錯四夏六窟之變
朱千皇羽之容雷殺川原電延林薄朝傾多士卷無居人接蓋陰
灑揚袂風野羽翮迤進列座酣而不諱清鏡間發將士激而逾厲
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
郵支之使東胡息冒頰之虞顧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
若木還照前茅啟行聽闐闐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每懷
靡及念離者跋子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叙清風
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內地
地然而洞居若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裝吏無廉政選在任者實
難其材故郡久曠官朝思稱職以腹心之寄轅爪牙之雄俾其登
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遏惣防禦之權惟帝知人佇報九政五月
維夏畏塗萬里溽暑方起火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
濤之壯衆悅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滅私飲冰徇節以忠則九折

之塗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戒徒肅裝後傳無酒酤我
緩化離之憂徵文寵別慰行邁之思僕以滑陽之故而首序云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閑籍其其於匪躬據古切劘獻替掖垣衆
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閣而莫知其所以善然則發舒純誠弘大聰
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哉每漢廷大僚與六官貳職之缺羣情
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秋於清憲褒以
命服周行諸公以為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
席沃心交感重藩待之所付虛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近臣惠遠
人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兄求主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
病而忘其僻遠淹卹然後諸公知惜別為細而感因為大在此行
矣自祥河通道後即置更以示綏懷以安剽輒失其理則蕭然愁擾
得其和則矐然感悅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
廉白為仁由已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推人情以賦
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封之內如執待濯如水走丁史臣操簡以

傳備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間則
寒赤帷飲醇酒曼曼笑言笑中無町畦雖鬱蒸雲霧雨之候無自而入
矣大丈夫彼薦紳影華纓弘宣職業無有遠近則嚮之玉堂清禁
論思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中外
之異耶祖較露醑宣言相勉在加殮寓書而已至若山川風物與
騷離瞻望之歎皆備於詩人所賦故茲不書

錢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揆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
醢於前韓信誅於後况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
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啖以節餞誘而享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
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紫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
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
之戈吟嘯四顧能籠雨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
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
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

吳可謂万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然五嶺之北盡餽於脩蛇勢盤地
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
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直移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雲
樓船乘風蕭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登
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
以壯三軍之士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產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別之地是聖
人知民心牽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本國者風帝王之理邦
者本牧守之化二漢已遷風化相蕩貪波激漲人不棲身故有得
一郡若豪虎之暴豕羊焉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
弊惟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則祿食者佐
國不務其理為邦不敝其化愚不知夫祿食之道也惟閩嶠披一
臂西指則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束水其人徐黠而易隨等閩之
支屬特稀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法盡會敏無時僧吏坐恣茲欺黎

庶曰為葦蠶載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郡雅稱善
化今茲東授必能伸病俗以行重寄矣將期後賀得以序行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郡將歸衡岳序

李白

仲尼旅人丈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任眉况僕之不肖者而遷逐
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郡將
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
流汎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賢
之首作者嗤我乃為撫掌之資乎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
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訊勞之使累至每進益恭
及郊司徒公紅抹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鞬服矢插房俯立迎
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
又曰公三余以將服承命及館又如是率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即坐必東
嚮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

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台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提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岩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在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其有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盜負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東者欵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懇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欵是故日章之聲振于京師常與隴西李約直南陽韓安平泊余為文均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廣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直求正於韓龍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且饒於野或命為之序余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未暉耿鄧乃起自古英雄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于靈臺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鈞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滄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質錄耳而嘗採婉女於江華牧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冲恬淵靜才翰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閣若絕雷舉目四顧霜天崢嶸銜盃離而群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送區冊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

石廉利倅劍戟舟船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說不通蓋地為宇然後可以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李愈待罪於斯且半歲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擊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虚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魚陶然若能遺外声利而不厭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暮春於江夏送張丞相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汗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万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汎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運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國祖有程告以于菴煙景之色慘為愁容擊飛帆於半天汎淶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難寰中趣况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醞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鱸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王墳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子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蓋商瞿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歿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說孟子而夔贊其文辭夫汾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淫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

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揚墨老莊
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
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
船與楫知公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王祭序

陳黯

黯去歲自褒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
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方江北其即省其登選於時矣何者
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
月先歸省于閩命叙送行某詞以未第言不爲時重輔文曰吾所
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爲重輕哉愚因是不得譏鱗群之
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凰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
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尚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蛇虺鳩雀
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爲擢賢之首也
寰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纒于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
于三十其不爲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軀物

諷調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
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晨爲鄉 畧觀孰不謂人之龍鳳
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盧嶽叟士符載歸蜀觀省序

崔羣

旄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爲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
逸惟悴羔鴈不行著山沉沉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峨嵋客符君發
六籍掉三湘深入匡廬絕跡半紀舉窺顏子之門闕文紹陳君之
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數管寧之不欺結廬鹿鹿人不知其然
也頃于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誅湖月漱天倪造符君
雲宿宿五老峯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權偶丹青至人白鶴羽客拳
靈芝跪天壇相顧永息乎蓬瀛豈復又縈於塵網觀君超濬嶺興
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
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斯所以激衰俗翦清風方伯地君不以
厚禮逢吾子子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送族叔揚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羣公設祖
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群公亦愕爾而阻歎小子侍觴
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
悅豈禮闈失意之為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蓋多
惟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具
歟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妍矜其實如叔也亦何稽
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復穿之歎審
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秦而不
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
然見下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座以協千鍾有娛
既醉昇車秋為到期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烝烝者行之能翼翼者躬之敬工文足以
標絕唱深識足以剖群疑兼而備焉實為難者意其倍積風之力
駭絕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緊明代擇

人宜乎盡能使輪轆當曲直之道鑿柄斲圓方之歎則宏綱舉而
浮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章句見遺
甲乙是猶籠鸞駕鸞為絆騰黃豈遼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
非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卷舒其道喜愠
不形又其冲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則書未十獻歲末二毛
道非擺闔交無薦寵而雄雖先進歎甚後時何哉論者以為人之
望也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者皆
上國之選莫不銜憤肩涕抗辭悲歌吾乃知道術親而然諾重也
况乎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挈疇之姻在周
為魯衛之國曾是共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為路人未處陶生之歎
今也于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
謂也

秋於敬亭送從姪崱遊廬山寺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
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

林下崑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矣矣見爾慰
心由悲道舊破啼為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鑪長山橫蹙九江却
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雷液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
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
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慙未歸於
名山終期後來獎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薛處士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
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
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
名自負也諺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
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
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
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
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欤其敢用此贈行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參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壑躡身雲林卑俗不可
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為禪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
仙自淨立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笙吹散子載無響吾
每以是臨霞水慨撫膺增歎常謂煙駕不逢行人長往去嵩世走
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用馬子微馬太和霓裳眇然真
嶽獨立具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揚仙公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
牝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
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由崑陪飲崑崙之庭觀作玄元之府
猶心遂矣真骨甘矣豈知醜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豈而迷途顧
中峯而失路塵繁俗累銜泪吾和仙人真侶承幽靈契翳青芝而
延佇遙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煙去黃庭採仰窠廓
而無光視寰區而真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連
盛衰之感則如楊朱歧路墨子素絲尚平碎家而不歸鮑焦抱木
而枯死可以慟可以非心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威嚴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寶五典散為寒灰
孽長城起阿房并諸侯執豪俊自謂功高義皇國可乃世思欲凌
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万象
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曾連不得不蹈於東海
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竟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
之謂乎二翁聃老氏之書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
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
水引漁者花藏仙翁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
光盡開有良田各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耶今扁舟而
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
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替後李俾李者乘理
以詣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派乎吳興長老畫公撥六義之清

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真空無而跡寄文
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
松送韻水玉相扣層峯千仞下有金碧變鄙夫之目初不敢駭三
復則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觀其容覽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
靜况會稽山水自古勝絕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
鑪峯言旋復于吳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汾鏡中靜得佳句
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湛然則嚮之境物又其梯屨也鄙人方景行
企尚之不暇惡敢以離群為歎哉

江夏送林公遊衡岳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為豪家此
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日月在天朗然獨出既洒落於彩翰
亦諷誦於金口開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相
之碧波乘五泝流考室各岳瞰顛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當
望長沙之煙火遙謝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
歎其長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輦迴眸試視比天汨泥沙者相去九

牛之一毛昔智昔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高標勝槩斯亦
嚮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群公臨流賦詩
以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階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
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
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東秋則進之吾取必為法焉浮屠圖師文
暢喜文章其游周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
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送叙
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
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天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
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
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入故樂聞其說而請
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
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

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
立然後知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葬是故道莫
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万物得其宜措之於
其躬躰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
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
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由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
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
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感也悅乎故不能即乎
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
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於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
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
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數彝倫

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浮屠之徒
謹快以扞師獨憤起訪余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
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久死可者嗚呼悲矣吾鮮不得侶師以馳
送玄上人歸天生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證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
悟虛无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為得則其病歟僕又味斯法思與
言者既而得來禪師師早誦大乘微言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
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慮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內
見所縛今玄公豁然於一見之門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慮
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
往其心浩然至隨緣生與觸物成化而不為外塵所引也幅巾男
子權德輿稽首

文粹卷第九十八

文粹卷第九十九

傳錄記事 卷一百一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題傳後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假物讀

毛穎傳 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附 柳宗元

下邳侯華傳 韓愈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忠烈

李紳傳 沈亞之

楊烈婦傳 李翱

竇烈婦傳 司空圖

隱逸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奇才

李賀小傳 李商隱

雜伎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柳宗元

妖惑

李赤傳 柳宗元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
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
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

注讀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訟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祀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于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准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此不明增墮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是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

苟厲鋒氣果於擊捕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鈎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擊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也况彼二子甘逞於權豪嗽嗽以至大亂惟據正而屈已者庶可與權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騫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短娥騎蟾蜍八月其後代遂隱不仕去居東郭者曰鏡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才不及盧怒與宋鶴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足而長鬚入窾而跣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

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
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
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彊記而便敏日結繩之代以及
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
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
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
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
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
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
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
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
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来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
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秃又所談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
中書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令不中書耶對曰臣
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

國夷狄皆屑管民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大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
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
業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
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
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誨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
與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書又不克見楊子誨之始來持其書
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
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娥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為辭者
之讀之也其大笑固且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
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考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
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合問呻吟皆復應對進退
擲揚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

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
奇異小蟲水草香刺木橘柚苦鹹酸辛雖蚩蚩嚙裂鼻縮舌澀齒而咸
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葛蒲菹屈到之艾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
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施焉而不為虐歟
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乎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
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海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
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
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
勵其有益於世與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帖
帖然動其喙彼亦勞其矣乎

下邳侯華華傳

韓愈

下邳侯華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健為漢帝時以力
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
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
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肇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

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嘉詩所
謂有覺德行者也肇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轅轅上
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長子
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
華為性堅勁屈彊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
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
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
今方成名得敷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為人善能履道別威
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敗獵馳擊射御及禮神
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偕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論議
洩露密旨上繇是跡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
過之尋獻於上雖納然亦其見嘉泥讓聖名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
之上見其顏色顛頽又哀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備不任
吾事今弃子於帝不傳子表棄之而終豈無繼者族人焉贊曰華氏之
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華

故從軍焉漢書功臣表有黃巢侯華末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于中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輪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脩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礪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懿容且謂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為明達被姦邪以事止者見之懼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漏者終患忌積毀於上以為背而不相副炯亦自病於袂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于權戚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為人

延復以護廢歸老於家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喘息自廢後益親幸上辰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皆進號為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為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畫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為言不入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寧職為錡具行錡者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斲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為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

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鎬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鎬行鎬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鎬前佯喘怖戰管搖紙丁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鎬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令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苦前幸耳鎬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爲鎬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鎬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鎬意遂幽紳於澗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贊曰李鎬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爲書以大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鎬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牀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楊烈婦傳

李朔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棟其王帛俘囂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侶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

守侶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侶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饗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侶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爲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侶之妻侶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上猶愈於家乎侶遂刃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侶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及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

者則賢矣辯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
朝蓬意籠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
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實不能守其志不能死弃其
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
楊氏當之矣贊曰九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賢者自古
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
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於史官

竇烈婦傳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璿璿走蒲
令挈其孥竄望山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猝令壞其首志必死之
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杖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
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賚之酒帛擊赤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連踰
月方克偕全愚寓居滑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言操史牘者苟
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擢化導宗族里閭俾
男必為貞夫女必為列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

愚以為知言乃著其傳贊曰蓄千金之貲雖云憂患尚有不安其
室者况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盃足以駭之而白
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
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為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音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
東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入或笑曰
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
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豈度寒暑錯亂望斯須
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豈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
之為瀉為瀉為瀉為瀉為瀉為瀉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
可以入土之為墳不可以為庭壁不可以為孟得非散能通於花
鳥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事之權筌可守耶權
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
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
俄而有資於者皤皤然倚櫺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為
者而徵吾歎負於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
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
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書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
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於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
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
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管管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
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烈元氣使天下智詭之道迸出曰我
善言衆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
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得羸歎
而嘆文王乎負其於而行道而問之君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
隱者也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
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拍瓜能苦吟疾書最先
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為密每旦
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詩知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
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
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富貴出心
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
大醉及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
吉往往獨騎往還京洛所至或時有者隨奔之故沈子明家所餘
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書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大
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不當召長吉長吉不能讀燬下榻叩頭言
阿彌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骨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
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
之長吉氣絕常所居室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
急止人哭持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

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園
圍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
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
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
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其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
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
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磨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
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
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
其狀闕人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其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
貨者其後京兆尹將節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力
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
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

而左俄而斤者斲刃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
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
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善於上棟曰其年某月某日某建則
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
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
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
智者歟寔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
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諒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
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
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力者胥吏
又其下皆有嗇天版尹以就役焉猶農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
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
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
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繪于成

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盪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軒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代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勤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太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軒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視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所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圓方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愆爾而却不屈吾道是誠良

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自何名病僂癯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亡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馳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駝所種樹或移植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何傲慕莫能加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本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則其本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吾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大

恩憂之大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瓜其膚以驗其生枯
搖其本以觀其蜜踈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
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
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
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來而呼曰官命促爾
耕勗爾植督爾穫蠶綠而絲蠶織而綾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
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殮饗以勞吏且不得日暇又何以蕃
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
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而得養人術故傳其事以為官戒

李赤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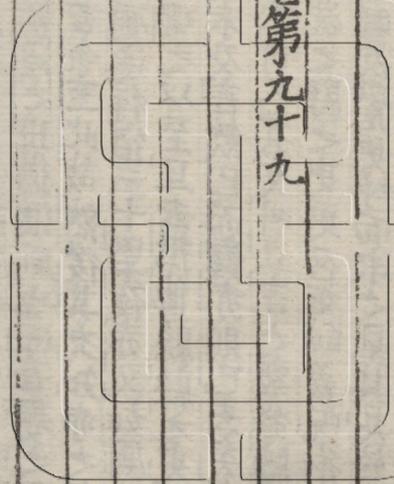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遊宣
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
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駭曰足下妻固無恙
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服有
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

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
者赤乃就牖間為書幘而圍封之又為書博而封之訖如廁又其
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瓮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
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妻妻妾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極蘭之
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出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
都無以異若何若余至此故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
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
持出洗其污痕環之以至且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
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
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
繫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
夜半守者急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
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詞猶人也柳
先生曰李赤之儻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厠鬼也赤
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

乃反以出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迷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九



文粹卷第一百

傳錄紀事 惣一十三首

錄

孫氏西齋錄

孫樵

燕將錄

杜牧

鉉

纂

紀事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

羅隱

書何易于

孫樵

說石烈士

羅隱

五紀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華山尉

齊魯二生

程驥

劉曼

宜都內人

孫氏西齋錄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撥其絮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骨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兇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頌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曰

高祖殺太子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李勣
為顧命大臣僅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為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
起王氏已廢之竟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家不可謂順予懼後世
疑於禘祫也高宗廢王立武武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特以王后配
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祫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系中宗者何紫色閨
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幸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貞今悉以天后年号
及行事繫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各犯
武宗廟諱者何詭譎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曩白天后歸政御
史崔察廷詰曰裴君不肖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於都亭驛
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弗教
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守珪不從果使
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
示眾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眾不與殺也臣或不書
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
葬以示譏也懼息去葬示戒志彌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

以毆邪合正俾匯大義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年号行事繫於
中宗之類據實真例以示懲勸則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安
祿山叛之類嗚呼宰相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
後是史官與宰相相擊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拊忠骨於枯墳
鬻諛竟於下泉磨墨黷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難既序
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云

燕將錄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
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
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
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恚何其徒有
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只決
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
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弄不失一是相臣之謀
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

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堅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患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堅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

趙北有胡胡猛趙勇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知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落收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然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視趙不取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路人則先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然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販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囁嚅於天下耳惟君孰慮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殉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獻次滴河陽信都平昌將蔣蒲臺勃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

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翼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位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牛勳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彊矣然從史統斬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輜車季安死實梓未收隊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圍三石之弦待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子忽反如搏鶻一可殺百者累數萬

人四歲不比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斬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繼計必平章於大臣

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顧玩之臣願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

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也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比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昔臨邛南馳越三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沅黎越雋俱為邊城迫於群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偏於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眾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聞如值橫者羅戈如林發矢如蠶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眾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巖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真又擇群蠻子弟

叢於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
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正風山川
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甚兩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
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群
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群
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蓄聚粟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於
蜀者同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
將啓之以幸非常 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其有編民李權者遣書
通蜀言蜀无備可取狀邊城獲之按問得實遂弃市至今或有踵
其所為者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創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
以戍南者皆成節頑民飽稻餘豕十九如飢雖知征鼓之數不習
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
汗矣而况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聞耶加以為將者刻
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踈而易良當賑
粟則以沙而蒸粒 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重帛然後

散諸邊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沙補足數以給邊卒常以為怨
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烏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
為憂樵曰誠如將軍言曷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三
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
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為屯
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
之歲遣廉白更視其卒之有無劫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
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无怨於將軍何
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大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
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買
名軍伍中則肆志更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廉輒奮擊折人
手足椎金鬲墜委道上下把臂徐去至有撞殺婦人邠寧節度使
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

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太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其為涇州其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其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拄朔李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柰之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取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欲奉為暴暴首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負鼠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矣亂亂由尚書出入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有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

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數務衛太尉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必告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其異使人求諶諶感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衣裹倉手注善藥且及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殺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之野如豬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之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汝隸耶諶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

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宋此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致大綾
三百兩太尉瑒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
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洽事
堂樓之梁木上泚及太尉終更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其存

太尉逸事如右

史館今之稱太尉太尉者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
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郊繫間過直定此上馬
嶺履亨障戎雲藉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煦煦常恆
首披手促步言氣里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
違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
覆按無疑或恐尚逸遂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金叢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妖麗豐足給不以
下賤物又能博故都聲以牽課人推沮有時涼曉哀轉靡靡見趙家
之道喜老樹雖驚爲誰申往之懷以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

聲及劉從諫得公陰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
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
亡命以窺發有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諫有實其事於公者谷不以介意新
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舞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
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
有戰野之功攻城之績蓋以其先父事齊環我去就問未能奪其詞
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
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空無賴人且章武
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權自兒女子
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者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
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終於帳下者幸
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
計則眞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穢兒衣食言詭悲
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盜殺之會昌中從
諫死以其子露父意窮之谷竟從連鳴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

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權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受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署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繭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借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榭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實重權笏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卒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上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每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爾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為指曰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今其治

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責守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嘗賦何如曰上請其期不救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募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擿高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手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矣去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為人得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為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尤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覩視其文大怒因作力推去其

碑僅傾墜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其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勲功及偽臣畏若不勝按驗吏周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信吏隙用柳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嘗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亦族無恨矣臣事李嗣成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左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想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想擒之蔡之瓜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想策其名與尤顯重亂齒想固無所言矣設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想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想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旣得淮西本未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諫江陵軍驅使大中末曰丞相

鎮江陵余未謁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爲下

象江太守

李商隱

發陽鄭瑄自象江得怪石木其三徑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然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癢頭殃疝病不好物者人一色緋米去声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爲象江三年不病瘡平安寢食及遷長安無家召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輩六石道費儉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願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爲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爲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旣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一

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塚抄道常就迥遠坑谷無廬僻處依大林
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士貨下令卹商軍與淮海近出入
天下珍寶日不絕少良致賈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
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齧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
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推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
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况能在公子叔行胡浪反耶公子此
去必殺之草間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
萬謝其黨曰老嫗直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
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賞發舉貨轉與隣伍重信義卹死
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閉意若大君子能悔
谷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驥卒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
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驥號哭數
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驥甚貧負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
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饋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
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又去其師從驥講授又其爲

人實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化烏重胤爲鄆帥喜聞驥與之
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驥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
常來與驥孳息其貨數年復得萬金驥固不以爲己有繩韋管絃
雜什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查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
客張谷睥之驥不起

劉又

右一人字又不知其所來在魏與隄濠間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夫
軀有聲方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逐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之
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
時所爲輒不能悅仰貴人穿履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爲法聞
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劍車二詩一旦居廬全
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又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
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諫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
止復歸齊魯又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
不畏平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百都內人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法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嬖嫗有越出房閭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鈿釧襲服冠冕得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侍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元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以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元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詐明堂者

唐賢文粹卷第一百

文粹後序

故姚右史纂唐賢之文百卷用意精博世尤重之然卷帙繁浩人欲傳錄未易為力臨安進士孟琪代襲儒素家富文史受事摹印以廣流布觀其校之是寫之工鏤之善勤亦至矣噫古之藏書者必芟竹鏤木殫絙竭毫盛其蘊宏其載乃能有之今是書也積之不盈几祕之不滿筥無煩簡札而坐獲至寶士君子有志於學其將捨諸若夫述作之旨悉於前序此不復云寶元

二年嘉平月

殿中侍御史吳興施昌言叙

後序終

